京劇叢刊

第二十集

奇雙會
鴻門宴
盜御馬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67）〔IV V 20〕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 68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5/8

1954年10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0100 冊

定價 4,400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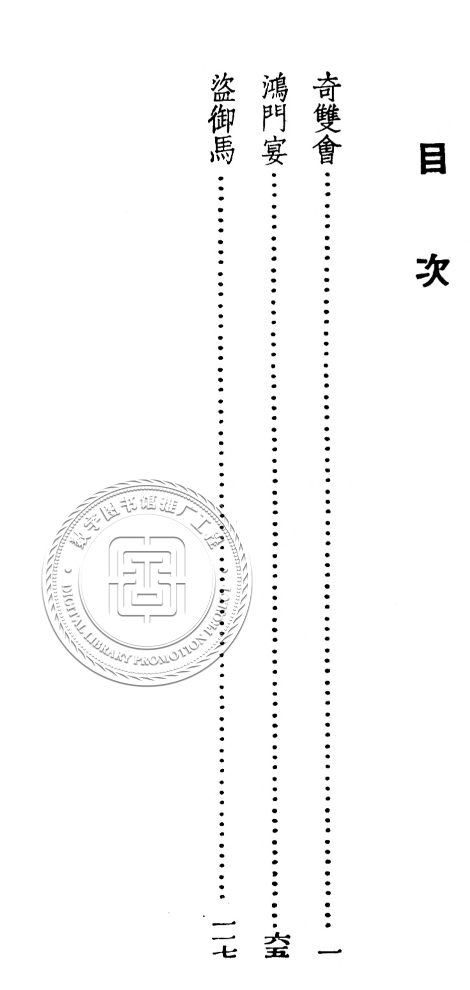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奇雙會……一
鴻門宴……六五
盜御馬……一一七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奇雙會

前記

『奇雙會』又名『販馬記』，包括『哭監』、『寫狀』、『三拉』等三折戲。

劇情是：新任陝西褒城縣令趙寵，下鄉勸農未歸，其新婚夫人李桂枝夜聞監內傳來悲切的犯人哭聲，因命開監，詳加詢問，才知這一犯人竟是她的父親李奇。

原來李奇素以販馬爲業，其繼配楊氏私通了地痞田旺。楊氏趁李奇出外經商，將前妻子女桂枝及其弟保童逐出。李奇回家不見子女，拷問侍女春華，春華自縊死。楊氏串通田旺誣告李奇因姦逼死侍女。時趙寵尚未到任，前任縣官受賄，判李奇死刑，下獄待決。

李桂枝聽她父親哭訴了含冤經過，等趙寵回衙，就向他求救。趙寵替桂枝寫了訴狀，並教她到新任巡按前申訴。巡按見是桂枝，忙將她拉進後衙；趙寵聞訊，闖進轅門，不想也被拉了進去；及至到了後面，才知巡按就是桂枝的弟弟李保童。

保童提李奇覆審，當堂剖明冤情，一家人遂慶團圓。

這個戲是依據梅蘭芳先生最近演出本，由許源來先生及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最後並經梅先生仔細校訂。

奇雙會

第一場 哭監

禁　卒：（內）啊哈！
（上念數板）
我做禁子管牢囚，
我做禁子管牢囚，
十人見了九人愁；
有錢的，還好受，
沒錢的，打不休來罵不休，
哪怕犯人與我做對頭，做對頭。
我，褒城縣的禁卒便是。只因我這監裏收着一名老犯人名喚李奇，來到我這

監中日子也不少啦，一個錢兒我也沒見着他的；今兒個也沒甚麽事，把他叫出來，跟他要倆錢兒花，就是這個主意。——李奇呀，你給我走出來罷。

李　奇：（內）來了。

（上唱吹腔）

滿腹含冤向誰訴，

都只爲兒女，蒼天哪！受苦刑。

閻王要命還猶可，

禁　卒：（夾白）李奇呀！

李　奇：（接唱）禁大哥呼喚吓掉魂。

將身來在獄神殿，

大哥台前早超生。

大哥有禮了！

禁　卒：你哪兒那麽些個窮酸禮呀！

李　奇：啊，大哥，將我李奇喚出，有何吩咐？

禁　卒：李奇，你來到我這監中，日子可也不少啦，一個錢兒我也沒見着你的；有銀子有錢你倒是拿出來，我好給你墊補着花呀！

李　奇：哎呀大哥啊！想我李奇身遭不白寃枉，哪裏來的銀錢送與大哥使用啊！

禁　卒：你瞧，我跟你要錢，你跟我弄這一套。告訴你說，今兒個有錢便罷，要是沒錢，教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

李　奇：哎呀大哥啊！

（接唱）自古道惜孤矜寡，愛老念貧；
燒香換水瞻佛像，哎呀大哥啊！
公門之內好修行。

禁　卒：嘿！

（接唱）一足踏你倒埃塵，
指着老狗罵幾聲；
自從進得監禁門，
何曾見你半毫分！

將你打上將軍枷，
渾身上下細麻繩；
我比閻王你比鬼，
催命判官等時辰。

衆：（內）夥計，喝酒來呀。

禁卒：哦，就來。——我先喝酒去，回頭再跟你算賬。——來了，來了。（下）

〔起更〕

李奇：唉！

（接唱）我李奇幼年喪父，中年失妻，老來無子，
哦這、這的是三不幸也。苦哇！

〔二更〕

李奇：（接唱）我哭，哭一聲李保童，難得見的親兒啊！
我叫，叫一聲李桂枝，難見面的嬌兒啊！
哪知道爲父的在監中受苦哇！

〔三更〕

李桂枝：（內）丫鬟掌燈。

〔丫鬟、李桂枝上〕

李桂枝：（唱吹腔）

聽譙樓打三更，

耳邊廂聽得大放悲聲。

丫鬟，想這夜半三更，何人在外啼哭？你喚院公前去問來。

丫　鬟：是。——院公哪裏？

家　院：（內）來了。（上）丫鬟姐何事？

丫　鬟：夫人言道：夜半三更，何人在外啼哭，命你前去問來。

家　院：是。——看堂的！

內　：甚麽事？

家　院：夜半三更，何人在此啼哭？

內　：我們這裏辦公的辦公，造册的造册，無人啼哭。

家院：哦。——啓稟夫人：他們那裏辦公的辦公，造册的造册，無人啼哭。
李桂枝：哦，無人啼哭。
家院：正是。
李桂枝：去到監中問來。
家院：是。——禁卒！
禁卒：（上）誰呀？——哦，老大爺呀！
家院：何人在此啼哭？
禁卒：沒有人哭呀。
家院：夫人聽見了。
禁卒：哦，我這監裏收着一名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傷疼痛，故而啼哭。
家院：候着。
禁卒：是。
家院：啓稟夫人：監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傷疼痛，故而啼哭。
李桂枝：哎呀且住！原來是一老犯人，被前任官打得棒傷疼痛；爲何哭得那樣傷心，

其中定有寃情。——啊，院公，去到監中提那老犯人前來，我要問話。

家　院：老爺不在衙內，私自開監，小人吃罪不起。

李桂枝：不妨，老爺怪罪下來，有我擔待。

家　院：是。——禁卒。

禁　卒：老大爺。

家　院：將那老犯人提出監來，夫人要親自問話。

禁　卒：哎呀，老爺不在衙內，私開監門，小人吃罪不起呀！

家　院：有夫人做主。

禁　卒：等我給您開門，您進來罷。

家　院：老犯人在哪裏？——啊，你爲何將他吊了起來？

禁　卒：他自己要上去的。

家　院：哼！解了下來。

禁　卒：是啦。

李　奇：哎呀大哥，我打不起了。

禁　卒：誰打你來着！過來。

家　院：夫人喚你問話，隨我來。

李　奇：哦，是是是。

〔家院引禁卒、李奇入內〕

家　院：見過夫人。

李　奇：夫人在上，犯人叩頭。

李桂枝：罷了。——看這老犯人偌大年紀，與我屈了一膝，我心中有些不安。——院公。

家　院：夫人。

李桂枝：教這老犯人面向朝外，墊跪回話。

家　院：是。——禁卒過來，夫人教這老犯人面向朝外，墊跪回話。

禁　卒：沒墊的呀。

家　院：取你的被褥前來。

禁　卒：是啦。（取被褥與李奇墊跪）

家　院：墊跪已畢。

李桂枝：你們迴避。

家　院：是。

〔禁卒、家院下〕

李桂枝：啊，這一老犯人，把你犯罪情由一一講來。

李　奇：唉！夫人容稟！

李桂枝：慢慢的講！

李　奇：（唱吹腔）

一言訴不盡心中苦。

提起我的苦來，夫人哪！苦煞人！

李桂枝：家住哪裏？

李　奇：（接唱）家住在漢中府褒城縣，

陵右里居住馬頭村。

李桂枝：你叫甚麼名字？

李　奇：（接唱）犯人名字叫李奇。

李桂枝：且慢。——（略尋思）丫鬟，看茶伺候。

丫　鬟：是。（下）

李桂枝：哎呀且住！這一老犯人名叫李奇，李奇乃是我爹爹名字呀。事有蹺蹊。噯！我想天下同名者多。待我仔細的問來。——啊，這一老犯人，你可有妻子？

李　奇：夫人啊！

（接唱）結髮妻王氏早歸陰。

李桂枝：可有兒女？

李　奇：（接唱）所生下一男和一女，

李桂枝：（急問）叫甚麽名字呀？

李　奇：（接唱）保童桂枝姐弟名。

李桂枝：（暗泣）哎呀爹……

李　奇：（接唱）奈家下無人照看兒和女，

後娶楊氏狗賤人。

李桂枝：做何生理？

李　奇：（接唱）老犯人西陵販馬四川貨賣，
　　　　　回家來不見二姣生。
李桂枝：就該盤問。
李　奇：（接唱）問春華她說是害病死；
李桂枝：問楊氏呢？
李　奇：（接唱）問楊氏她又說破指風。
李桂枝：我想這一個人得了兩樣病症，豈不是假的呀？
李　奇：本來是假的。
李桂枝：難道說就罷了不成？
李　奇：夫人哪！
　　（唱）　拷問春華懸樑自盡，
　　　　　老犯人失了主意，錯教田旺他落下屍靈。
李桂枝：哎呀！千不是，萬不是，不該教他落下屍來；這是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李　奇：本來是老犯人我失了主意呀。

李桂枝：後來呢？

李　奇：夫人哪！

（接唱）那田旺與我要銀子，

李桂枝：可有銀子與他？

李　奇：慢說無有銀錢，縱有銀錢，喏喏喏——

（接唱）豈肯將假買成眞。

一紙謊狀當官告，

胡老爺受賄用非刑；

上公堂先打四十板，

李桂枝：你……可曾招認？

李　奇：（接唱）哎呀，夫人哪！

無情夾棒怎受刑。

老犯人受不過五刑拷打，

只得當堂畫招承。

李桂枝：呀！

（唱吹腔）

聽父言，心暗驚，哎呀爹——（外望無人）爹爹呀！

兒享榮華父受刑。

父女阻隔重門地，

不能當面說分明。

丫　鬟：（上）夫人請茶。夫人因何落淚？

李桂枝：唉，聽這老犯人說得可憐，因此落下淚來。取銀子一錠過來。

丫　鬟：是。

（家院暗上）

李桂枝：啊，院公。

家　院：夫人。

李桂枝：將這銀子，付與那老犯人，教他早晚買些湯水吃，再吩咐禁卒今後不可私自動刑；倘若私自動刑，老爺回來，重責不饒。

家　院：是。——禁卒過來！

禁　卒：（上）甚麽事呀？

家　院：夫人賞與那老犯人一錠銀子，敎他早晚買些湯水吃。今後不准你私自動刑；再若私自動刑，老爺回來，重責不饒。

禁　卒：是是。——我說李奇呀，夫人賞你一錠銀子，敎我早晚給你買些湯水吃，你收起來罷。

李　奇：哦，夫人賞我一錠銀子，我不要；就送與大哥你罷！

禁　卒：怎麽着，你不要，送給我啦。嘿！你可眞是好人哪。

家　院：哈哈，方纔無有銀子，你將他吊了起來；如今有了銀子，你就說他是好人了，你們這樣人眞眞的可惡！

禁　卒：老大爺，您怎麽跟我過不去呀！

家　院：哼！——謝過夫人。

李　奇：是是。——多謝夫人。

李桂枝：不要謝了。去罷！

李　奇：夫人，老爺回衙呵：
（唱吹腔）
待等老爺回衙轉，
把犯人寃屈訴一番。
〔家院、禁卒、李奇分下〕
李桂枝：（接唱）待等相公回衙轉，
把父含寃說分明。
〔丫鬟、李桂枝下〕

第二場　寫　狀

〔四衙役、趙寵上〕
趙　寵：（念引）保障一方，最安寧，且喜新授褒城縣令。
（念詩）一行作吏，　兩袖清風；
連日忙碌，　只爲勸農。

下官，趙寵。蒙聖恩除授褒城縣令。奉上司明文，下鄉勸農，且喜公事完畢，不免回衙理事。——左右！

衆：有。

趙寵：打道回衙！

〔『六么令』牌子，吹打，衆圓場，四衙役下。家院迎上〕

家院：迎接老爺。

趙寵：來。

家院：有。

趙寵：請夫人出堂。

家院：是。——有請夫人出堂。（下）

〔李桂枝上〕

李桂枝：（念引）父受含冤事，何日得報明。

趙寵：啊，夫人。

李桂枝：相公。

趙　寵：夫人請坐。

李桂枝：相公請坐。（哭）喂呀……

趙　寵：啊夫人，想下官連日下鄉勸農，且喜今日才回；夫人不加歡悅，這樣悲淚咽咽，是何緣故哇？

李桂枝：相公不在衙中，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了。

趙　寵：喲，夫人犯了下官甚麽大法？

李桂枝：昨晚三更時分，竟將那監禁門開了。

趙　寵：哦！下官不在衙內，夫人竟將那監禁門開了。

李桂枝：正是。

趙　寵：嘟！

李桂枝：（哭）喂呀……

趙　寵：唉！想我身居縣令，所重者監庫錢糧；夫人夜半三更私開禁門，倘若走脫犯人，被上司聞知，我這小小前程，豈不斷送你手！這等大膽！唉，豈有此理！

李桂枝：相公啊！

（唱吹腔）

進衙來不問個詳和細，
反將言語衝撞人。

趙　寵：反道下官衝撞了你！想你也是知書達理之人，這監禁門豈是胡亂開得的！哈哈，你連下官的考成都不顧了！眞眞有些欠通，欠通之極矣！

李桂枝：相公啊！

（接唱）你父若在監禁內，
七品郎官做不成。

趙　寵：呀！

（接唱）聽妻言，心暗驚，
言語顚倒，說話不明。

且住，方纔我夫人說道，我父若在監禁內，七品郎官做不成。此話蹺蹊呀，其中必有緣故。……也罷，待我去問她一聲。……

李桂枝：（哭）喂呀……

趙　寵：喲，我正要去問她，她又在那裏啼哭，這……便怎麽處？哦，有了，我與她成婚未久，乃是少年夫妻，向前陪個笑臉，這又何妨啊！——啊，夫人，夫人哪！

（接唱）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兒戲，反在那裏哭，

舉案齊眉永不離。

哎呀，夫人哪！

你心中有甚麽不平的事，

來呀，來呀！

對下官說一個詳和細。

李桂枝：妾身雖有滿腹含寃，對相公說了，不能做主，也是枉然。

趙　寵：夫人既有滿腹含寃，對下官說了，與你分憂解愁。

李桂枝：哦，對相公說了，與我分憂解愁。

趙　寵：是啊，與夫人分憂解愁哇！

李桂枝：說來又恐相公你着惱哇！

趙　寵：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惱。

李桂枝：哦，相公是不惱的呀？

趙　寵：我何嘗惱哇！

李桂枝：如此……

趙　寵：講。

李桂枝：（啜泣）苦命的爹爹呀！

趙　寵：嗳，惱了，惱了！

李桂枝：方纔說過不惱的呀！

趙　寵：夫人方纔說不哭，下官我就不惱。如今夫人哭麽，下官就惱了。

李桂枝：如此，我不哭就是。

趙　寵：我也不惱了。慢慢講來。

李桂枝：唉，相公啊！（啜泣）

趙　寵：又哭了。

李桂枝：（唱吹腔）

一言訴不盡心中苦。

趙　寵：夫人請坐。

李桂枝：（接唱）提起我的苦來……哎呀，相公啊！

趙　寵：夫人！

李桂枝：（接唱）苦煞人。

趙　寵：家住哪裏？

李桂枝：（接唱）家住在漢中府褒城縣，
　　陵右里，居住馬頭村。

趙　寵：不錯，下官前日下鄉勸農，有個陵右里馬頭村。夫人就是那裏人氏麼？

李桂枝：正身妾身的本處。

趙　寵：如此說來，夫人你是下官的……

李桂枝：甚麼？

趙　寵：子民了哇！（笑）哈哈哈……

李桂枝：休得取笑。

趙　寵：令尊何名？

李桂枝：（接唱）爹爹名字叫李奇。
趙　寵：慢來，夫人姓劉哇，怎麽又姓起李來了？
李桂枝：我本姓李呀！
趙　寵：那姓劉的呢？
李桂枝：乃是我的義父。
趙　寵：哦，原來如此。令堂呢？
李桂枝：相公啊！
（接唱）生母王氏早歸陰。
趙　寵：可有兒女？
李桂枝：（接唱）所生下一男和一女。
趙　寵：叫甚麽名字？
李桂枝：（接唱）保童與我姐弟二人。
趙　寵：家中可有人照看？
李桂枝：（接唱）奈家下無人照看兒和女，

後娶繼母楊氏三春。

趙　寵：令尊做何生理？

李桂枝：（接唱）我爹爹西陵販馬四川貨賣，
回家來不見二姣生。

趙　寵：就該盤問。

李桂枝：（接唱）問春華，她說是害病死。
問楊氏，又說是破指風。

趙　寵：且慢，我想一個人得了兩樣病症，這豈不是假的呀？

李桂枝：原是假的。

趙　寵：難道說就罷了不成麽？

李桂枝：唉，相公啊！
（接唱）拷問春華懸樑自盡，
我爹爹失了主意，錯教田旺落下屍靈。

趙　寵：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教他落下屍靈。這是令尊大大的失了主意了哇！

李桂枝：原是我爹爹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趙　寵：後來呢？

李桂枝：相公啊！

趙　寵：快些講來！

李桂枝：（接唱）我繼母敗人倫，

　　　　她與那田……

趙　寵：禁聲！

（二人向外張望）

趙　寵：夫人，田甚麽啊？

李桂枝：（輕聲接唱）

　　　　她與那田旺有私情。

趙　寵：豈有此理！

李桂枝：（接唱）一紙謊狀當官告，

　　　　胡老爺受賄用非刑，

上公堂先打四十板，

趙　寵：不該招認。

李桂枝：（接唱）哎呀，爹爹呀！

無情的夾棒怎受刑！

趙　寵：也不該招認哪！

李桂枝：（接唱）我爹爹受不過五刑拷打，

趙　寵：怎麽樣？

李桂枝：（接唱）只得當堂畫招承。

趙　寵：哎呀，完了，完了。

李桂枝：（接唱）望求相公施憐憫，

一重恩當報九重恩。（趨前跪）

趙　寵：夫人請起。——呀！

（唱吹腔）

聽妻言罷心中苦，

哎！她……與我趙寵一般相同。

她被繼母趕出在外，

我被晚娘逐出了門庭。

李桂枝：聽相公之言，敢莫也是被晚娘趕出來的麼？

趙　寵：可不是麼。

李桂枝：如此說來，天生一對。

趙　寵：地成一雙。

李桂枝
趙　寵：（同）哎呀，相公／夫人啊！

（同唱）天生一對苦夫妻，哎呀，相公／夫人啊！

（接唱）看來你我一般同。

趙　寵：咏！

（接唱）有恩不報非君子，

有仇不報枉爲人。

李桂枝：快快搭救爹爹性命……（啜泣）

〔家院暗上〕

趙寵：夫人不要如此，待我取令尊招詳，一看便知明白。

李桂枝：有勞相公。

趙寵：好說。——來。

家院：有。

趙寵：去到刑房，取李奇招詳過來。

家院：是。

趙寵：夫人請坐。

李桂枝：有座。

家院：取李奇招詳過來，

內：李奇招詳在此。

家院：（取招詳）李奇招詳到。

趙寵：迴避。

家院：是。（下）

趙　寵：夫人，令尊招詳在此，夫人請看。
李桂枝：有勞相公念與我聽。
趙　寵：待下官念與夫人聽：『犯人一名李奇……』
李桂枝：（哭）喂呀……爹爹呀！
趙　寵：不要啼哭，聽下官念來呀！
李桂枝：是。
趙　寵：『犯人一名李奇，爲因姦不從，逼死僕女春華；招詳情實，問成死罪，着定秋後處……』
李桂枝：爲何不往下念？
趙　寵：念下去，夫人又要啼哭了哇！
李桂枝：我不哭，快些念來，快些念來！
趙　寵：待下官念來：『……問成死罪，着定秋後處決』。哎呀，秋後就要處決了哇！
李桂枝：哦！我爹爹秋後就……要處決了麽？
趙　寵：唉，完了哇！

李桂枝：哎呀，苦命的爹爹……（昏去）

趙　寵：哎呀，夫人醒來，夫人醒來！

〔李桂枝甦醒〕

趙　寵：（自語）哎呀，險些又是一條人命啊！

李桂枝：相公啊！快快搭救爹爹性命才好哇！

趙　寵：哎呀，夫人哪！此乃前任官所斷，敎下官如何能挽回的喲。

李桂枝：如此說來，我爹爹就無生路了麽？

趙　寵：唔，決無生路了哇。

李桂枝：這便如何是好？（哭）苦命的爹爹……

趙　寵：不要啼哭，令尊大人還有脫生之路。

李桂枝：哦，我爹爹還有甚麽脫生之路哇？

趙　寵：這倒巧得很，新按院大人明日在我褒城下馬，夫人可作辯狀一紙前去申訴；或者救得令尊大人，也未可知呀。

李桂枝：好便好，只是無人寫狀。

趙　寵：哦，寫狀麽！

李桂枝：啊，寫狀啊！

趙　寵：喏，下官我就會寫啊！

李桂枝：哦，相公還會寫狀麽？

趙　寵：喲！堂堂縣令，一紙辯狀都不會寫，喏，怎能判斷民詞，如何升堂理事！

李桂枝：如此煩勞相公與我做一紙辯狀啊！

趙　寵：夫人要下官寫狀麽？

李桂枝：寫狀啊。

趙　寵：下官也要夫人依我一件事兒呀！

李桂枝：哪一件哪？

趙　寵：下官要夫人與我……

李桂枝：怎麽？

趙　寵：磨墨。

李桂枝：哦，磨墨？

趙　寵：磨墨。
李桂枝：使得。
趙　寵：哦，使得？如此，夫人！
李桂枝：相公！
趙　寵：與下官……
李桂枝：怎麽啊？
趙　寵：磨墨呀。（輕笑）啊，哈哈哈……
李桂枝：使得呀！
趙　寵：來，取紙筆墨硯過來！
〔家院送筆硯上，隨即暗下〕
趙　寵：（唱吹腔）
一紙辯狀到公庭，
搭救岳父出獄門。
上寫着：告狀人李……李……

李桂枝：寫呀！

趙　寵：哎，李……

李桂枝：往下寫呀！

趙　寵：哎，李……

李桂枝：嘍，我說你不會寫喲！

趙　寵：嘍，我說我會寫喲！（笑）哈哈哈……

李桂枝：啐！

趙　寵：非是下官不寫，這狀紙上面要寫告狀人的名字，方纔夫人言過，本來姓李，只是這名字麽，下官倒還未曾領教過。夫人，你叫甚麽名字啊？

李桂枝：我啊，我是無有名字的。

趙　寵：人生天地之間，豈有無名字的道理，一定要領教。夫人你叫甚麽？

李桂枝：我啊……嘍，你與我糊裏糊塗寫上一個也就是了。

趙　寵：喲！一紙辯狀，見了按院大人，猶如虎口扳牙，死裏脫生，豈是糊裏糊塗寫得的！到底叫甚麽？講，你要與我說！

李桂枝：我姓李呀！

趙　寵：嘜，我知道你姓李，叫甚麼名字？

李桂枝：（輕聲地）桂枝。

趙　寵：啊？

李桂枝：嘍，桂枝喲！

趙　寵：（學李桂枝語）嘍，桂枝喲！（笑）哈哈哈……

李桂枝：啐！

趙　寵：夫人，下官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

李桂枝：甚麼心事？

趙　寵：我與夫人完婚的時節，是……這個……

李桂枝：八月中秋。

趙　寵：八月中秋。哎！正所謂：『秋風之際，桂花香』也喲！唔，香倒香，只是有些兒不貴了哇！

李桂枝：啊，哪些兒不貴呀？

趙　寵：夫人命犯乖張，就是這些兒不貴了。

李桂枝：你有口說旁人，無口說自身。可記得那年去到我家投親的時節，也是那等的光景喏！

趙　寵：哪個啊？

李桂枝：你呀！

趙　寵：我麼！彼此……

李桂枝：一樣！

趙　寵：彼此……

李桂枝、趙　寵：（同）一樣噢！

趙　寵：（笑）哈哈哈……

（接唱）上寫着李桂枝二十一歲，

陵右里居住馬頭村。

令弟何名？

李桂枝：保童。

趙　寵：做何生理？

李桂枝：苦讀詩書。

趙　寵：唉，如此說來，苦煞那書生了！

（接唱）小保童和桂枝趕出門外，

姐弟逃難受苦情。

伏望大人超生命，

結草銜環當報恩。

狀已寫完，夫人請看。

李桂枝：多謝相公。

趙　寵：好說。

李桂枝：相公，這狀紙是無用的呀！

趙　寵：啊，狀紙怎說無用啊？

李桂枝：按台大人那裏，人役頗多，我是女流，挨擠不上，也是枉然。

趙　寵：不錯，這也慮得是。無妨，明日按台大人到時，下官也要前去稟見；夫人可扮

做隨侍的模樣，一同前往。

李桂枝：此計甚好。

趙　寵：正是：一紙辯狀到案前，

李桂枝：撥開雲霧見青天；

趙　寵：若得大人超生命，

李桂枝：相公！趙氏孤兒寃報寃。

趙　寵：好！好個趙氏孤兒寃報寃。——啊，夫人請轉。

李桂枝：怎麽說？

趙　寵：方纔這狀紙上……

李桂枝：敢莫是寫錯了？

趙　寵：唔，正是寫錯了。

李桂枝：在哪裏呀？相公看來。

趙　寵：（假意看狀紙）喏，桂枝喲！（笑）哈哈哈……

李桂枝：啐！——啊，相公請轉，相公請轉！

趙　寵：夫人何事？

李桂枝：（故意地）我想這狀紙到底是無用啊。

趙　寵：狀紙怎又說無用啊？

李桂枝：想我不會告狀，也是枉然！

趙　寵：夫人連狀都不會告？

李桂枝：不會呀。

趙　寵：待下官教導於你。

李桂枝：有勞相公教導於我。

趙　寵：好說。（自語）哎呀呀，我家夫人，她連狀都不會告。（向桂枝）明日見了按院大人，將狀紙頂在頭上，緊行幾步，你要高聲喊叫：『哎呀，爺爺！冤枉啊！』（跪）

李桂枝：來，帶去收監，明日早堂聽審。

趙　寵：（立起）啊，哇哇哇！我倒被掇弄了哇。（笑）哈哈哈……

〔李桂枝轉身暗拭淚，被趙寵看見，急向前安慰〕㈠

趙　寵：哎呀，夫人不要啼哭，明日就要與令尊大人伸寃的了哇！（笑）哈哈哈……

〔趙寵攙扶李桂枝下〕

第三場　三　拉

〔李保童上〕

李保童：（念引）奉命出朝，威名天下曉。父母劬勞，深恩難報。

（念詩）曾記當年受凌欺，今日纔得掛紫衣；

父母深恩難答報，此情空望白雲飛。（門子暗上）

本院，姓李名泰，小字保童，乃漢中褒城縣人氏。昔遭繼母所害，姐弟二人逃出在外，行至中途又被猛虎衝散；姐姐不知下落。是我多蒙王公搭救，撫養成人。大比之年進京求名，取中二甲進士，又蒙聖恩欽放山陝巡按，一路而來，密訪家中消息。正是：當初分散苦，何日得相逢！——來！

門　子：有。

李保童：吩咐開門。

門　子：開門。

〔『大開門』牌子。四軍士上，胡老爺上〕

胡老爺：卑職告進。——卑職參見老大人，巡風無事。

李保童：稟事牌抬出。

胡老爺：是。

〔趙寵上〕

趙　寵：啊，寅翁請了。

胡老爺：請了。

趙　寵：相煩與我報門。

胡老爺：待我與你報門。——報：褒城縣告進。

趙　寵：卑職褒城縣趙寵參見大人。

門　子：（喊）請，免，打躬。

李保童：貴縣。

趙　寵：大人。

李保童：本院奉旨巡視山陝二省，有善必旌，有惡必懲。願該縣曲體本院之意，勿辜期望。

趙　寵：老大人面諭，卑職敢不仰體。

李保童：請回衙理事。

門　子：回衙理事。

趙　寵：是。卑職告退。

門　子：（喊）請，免，打躬。儀門伺候。

胡老爺：稟事牌抬進。

〔李桂枝喬扮男裝暗上〕

李保童：放告牌抬出。

門　子：放告牌抬出。

趙　寵：怎麼我家夫人還不見到來呀？——哦，夫人來了。

李桂枝：怎麼樣了？

趙　寵：趁此機會，還不去告哇！

李桂枝：我心中有些害怕。我要回去了。

趙　寵：有我在此，只管前去，去呀！（推李桂枝向前，下）

李桂枝：哎呀，爺爺！寃枉啊！

衆　　：（喊堂威）哦！

李保童：何人喧嘩？

門　子：何人喧嘩？

胡老爺：有一漢子喊寃。

李保童：帶進來。

胡老爺：是。——喊寃人隨我進來。——喊寃人當面，狀紙呈上。

李保童：（念狀）『告狀人李桂枝……』啊，我想桂枝二字乃是女子之名；怎麽男子前來告狀，分明是一刁棍。——來，看大刑伺候！

李桂枝：（跪坐於地，忙將喬裝衣帽揭下）哎呀！

衆　　：是一婦人。

李保童：掩門。

〔吹打。衆分下。李保童拉李桂枝，門子隨擁。桂枝驚極，被拉同下〕

〔趙寵焦急地走上〕

趙　寵：（左望）哎呀夫……哎喲，哎喲！（右望）哎呀夫……哎喲，哎喲……——哎呀且住！方……方纔我夫人前來告狀，啊，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一把扯……扯至後衙去了。這是甚麽緣故哇？哎呀呀……嘍！拚着我這小小前程不要，我就闖了進去！

〔胡老爺迎上〕

胡老爺：啊，堂翁，你慌裏慌張有甚麽事情啊？

趙　寵：哎呀，寅翁啊！方……方纔有一……

胡老爺：甚麽？

趙　寵：漢子，前來告狀……

胡老爺：不錯，有哇！

趙　寵：啊，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這麽一把，扯……扯至後衙去了。這……這是甚麽緣故哇？

胡老爺：八成兒裏頭有緣故罷！

趙　寵：哎喲……啊，寅翁，我且問你，大人上任之時可曾攜帶家眷無有哇？

胡老爺：按院按院，不帶家眷。

趙　寵：哎呀，完了！

胡老爺：告狀的是你甚麽人？你倒是說呀！

趙　寵：哎喲，哎喲……

胡老爺：告狀的是你甚麽人？說呀！

趙　寵：哎喲，哎喲……嗳！拚着我這頂烏紗不要，我就與他們拚了……

胡老爺：使不得！

趙　寵：拚了！

胡老爺：使不得！

〔趙寵向內闖進，胡老爺阻攔不住，趙寵推胡老爺同下。吹打。李保童拉李桂枝上，門子隨擁上〕

李桂枝：（畏懼地）哎呀，大人哪！

李保童：姐姐不要害怕，我是你兄弟保童在此。
李桂枝：哦，你是我兄弟保童？
李保童：保童。
李桂枝：李泰？
李保童：李泰。
李桂枝：哎呀，兄弟呀！
（唱『哭相思』）
一家骨肉曾失散，
今日察院又相逢。
內　：（喊）哦！
李保童：何人喧嘩？
門　子：待我問來。——外面何人喧嘩？
內　：褒城縣。
門　子：啓大人：乃是褒城縣。

李保童：啊！膽大褒城縣，他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喧嘩，待我出去會他。
李桂枝：且慢。啊，兄弟，你可知那褒城縣他是何人？
李保童：他是哪個？
李桂枝：就是你的……
李保童：甚麽？
李桂枝：姐丈噢！
李保童：哎呀呀……旣是姐丈到了，更要會他一會。
李桂枝：千萬不要驚吓於他。
李保童：小弟知道，姐姐請至後面。
李桂枝：請。（下）
李保童：來，升堂。
門　子：升堂。
〔吹打。四軍士上。胡老爺、趙寵互扭上〕
胡老爺：使不得。

趙　寵：不用你管。
李保童：傳褒城縣。
門　子：傳褒城縣。
趙　寵：哎呀，大人……
李保童：嘟！膽大褒城縣，你有多大前程，敢在轅門喧嘩，敢是欺我上方寶劍不利麽？講！
趙　寵：哎呀，大人！方纔有一漢子前來告狀，啊……只……只見其人，不……不見其出。爲此卑職就斗……斗膽了。
李保童：我來問你，那告狀的是你甚麽人？
趙　寵：啊？
胡老爺：大人問了，那告狀的是你甚麽人？
趙　寵：啊？
胡老爺：沒聽見啊，大人問告狀的是你甚麽人？
趙　寵：（呆笑）哈哈……

胡老爺：你瞧！

趙　寵：嘻嘻……

胡老爺：喲呵！

趙　寵：咘嘻嘻嘻……

胡老爺：是你甚麽人？說呀！

趙　寵：是我的……

胡老爺：甚麽？

趙　寵：妻子喲！

胡老爺；（向保童）是他的妻子。

李保童：掩門。

〔吹打。四軍士、胡老爺、李保童拉趙寵、門子隨擁。趙寵驚極，被拉同下〕

〔李保童拉趙寵上，門子隨擁上；李桂枝迎上，桂枝輕拉趙寵衣〕

趙　寵：（呆坐，驚）喂喲喲……

李桂枝：（指保童）不要害怕，此乃是大舅。

趙　寵：啊？

李桂枝：此乃是大舅。

趙　寵：哦……原來是大……大人！（跪）

〔李桂枝暗下〕

李保童：姐丈請起。請坐。啊，姐丈，我父含寃，姐丈因何坐視不理？

趙　寵：此乃前任官所斷，與卑職無干。

李保童：想條妙計，搭救我父才是。

趙　寵：喲，大人執掌生殺之大權，要救令尊大人有何難哉！有何難哉！

李保童：如此，姐丈請便。

趙　寵：卑職告退。——哎呀，險哪！（下）

李保童：來，取我令箭，到褒城縣提李奇察院覆審。

門　子：遵命。

〔李保童下〕

門　子：胡老爺。

胡老爺：（上）有。

門　子：我家大人命你去至褒城縣，提李奇覆審。

胡老爺：是啦。

〔門子下〕

胡老爺：哎呀，慢着！想李奇這案子，當初是在我手裏辦的！那會兒淨圖了這個（手指做圓錢形狀），可就忘了這個啦（摸頭）。今日按院大人提他覆審，萬一他翻了口供，我這條老命可有點兒危險。唉，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免串通他的口供，要是照原口供往上回，也就沒事啦。（圓場）到了。——喂，挑開。

禁　卒：（上）誰呀？哦，胡老爺。

胡老爺：挑開。大人提李奇覆審。

禁　卒：李奇呀！

李　奇：（上）何事？

禁　卒：胡老爺來啦。

李　奇：參見胡老爺。

胡老爺：這麽大的歲數，別這麽跪起趴倒的。按院大人提你覆審，跟我走罷。

李　奇：是，是。

〔禁卒暗下。胡老爺帶李奇圓場〕

胡老爺：我告訴你：這位大人年靑，脾氣可太壞，還是照原口供往上回；要是胡說，就許來個罪上加罪。

李　奇：啊，胡老爺，此番按院大人提我覆審，不知是福是禍？

胡老爺：連我還不定死活哪！到了。——李奇帶到！

李保童：（內）吩咐升堂。

門　子：（內）升堂。

〔吹打。四軍士、門子、李保童上，入座〕

門　子：李奇帶到。

李保童：帶上來。

門　子：帶上來。

胡老爺：報：李奇告進。——李奇帶到。當堂有刑。
李保童：鬆刑。臉朝外跪。
門　子：臉朝外跪。
李保童：這一老犯人，有人替你伸寃，有何寃枉一一訴來。本院開脫於你。
李　奇：大人容稟！

（唱吹腔）

進察院……

哦呵，吓……

吓得我魂不在。

衆　：（喊堂威）哦……
李保童：免去虎威，容他講來。
胡老爺：（向李奇耳語）照原供往上回。（故意大聲地）慢慢的講來！
李　奇：哦！

（接唱）不知是何人與我把寃伸。

急水難留灘頭月；
鋼刀不殺無罪人。
犯人李奇，西陵販馬，往四川貨賣，歸家不見一雙兒女，拷打僕女春華，春華畏懼楊氏，懸樑自盡；那楊氏私通惡棍田旺，使我銀錢，買通了上下。喏喏喏，這位胡老爺，他受賄一千兩，將犯人問成死罪了哇！
（接唱）大人若得超生命，
一重恩報九重恩。
胡老爺：（夾白）不得了，供出我來啦，這有井，我跳井死了罷。（投井下）
門　子：胡老爺墜井。
李保童：快快打撈。
門　子：打撈不及。
李　奇：哎呀大人哪！胡老爺投井，可見犯人是冤屈的啊！
（接唱）胡老爺今日身投井，
可見冤枉是眞情。

李保童：掩門。

〔吹打。四軍士、門子下，李保童拉李奇，圓場〕

李保童：啊，爹爹！（跪）

李　奇：（畏懼地）哎呀大人！（跪）

李保童：爹爹不要害怕，孩兒保童在此。

李　奇：哦，你是我兒李泰？

李保童：李泰。

李　奇：保童？

李保童：保童。

李　奇：哎呀兒呀！

〔二人同立起〕

李　奇：（唱吹腔）

我只說父子們不能相見，

又誰知在察院又相逢。

兒呀！

你在此享榮華受富貴，
不知你那姐姐身落何方。

李保童：方纔告狀的就是我姐姐，現在後衙。

李　奇：你姐姐也在此，快快喚她前來。

李保童：是。——姐姐有請。

〔李桂枝上。趙寵隨後暗上〕

李桂枝：兄弟何事？

李保童：爹爹來了。

李桂枝：哦，爹爹來了麽？爹爹在哪裏，爹爹在哪裏？（哭）哎呀，爹爹呀！

李　奇：（哭）兒啊！

（唱吹腔）

哎呀，苦命的兒啊，
哭一聲小嬌生！（見趙寵，轉向保童）

兒啊！

這一位官長他是何人？

李保童：此乃褒城縣令趙寵，乃是兒的姐丈。

李　奇：爲父我叫他甚麽？

李保童：叫他一聲趙姑老爺。

李　奇：叫得的麽？

李保童：叫得的。

李桂枝：叫得的。

李　奇：啊趙……

趙　寵：啊，岳……

李　奇：（遲疑地）叫不得罷？

李保童：叫得的。

李桂枝：爹爹，叫得的。

李　奇：叫得的？好，待我來叫。——啊，趙姑老爺！

趙　寵：岳父老大人！

李　奇：哎呀，不敢，不敢！

（接唱）你是我一縣之主，父母老大人！

趙　寵：小婿不……不敢。

李　奇：（憤恨地）咴！

（接唱）恨只恨田旺天殺的，

楊氏賤人狗肺心。

啊，賢婿，我家之事也瞞不過你呀！

趙　寵：小婿盡知。

李　奇：喏喏喏！

（接唱）被她害得來一家人東逃西散；

衆　：（同）如今團圓了。

李　奇：不……不是喲！

（接唱）只恐相逢在夢間。

眾　：（同）紅日當頭。
李桂枝：不是做夢。
李　奇：哦，不是做夢？
眾　：（同）不是做夢。
李　奇：啊？
眾　：（同）啊？
李　奇：啊？
眾　：（同）啊？
李　奇：（笑）哈哈哈……喂喲！（撫腰）
眾　：（同）看仔細。
李　奇：不妨，不妨！
（接唱）　哎呀，田旺賊呀！
爾好比籠中鳥，
楊氏好比網內魚；

拿住二賊用刀剁，

喂喲！（撫腰）

衆：（同）看仔細。

李奇：不妨！

（接唱）萬剮凌遲方稱心。

李桂枝 李保童：爹爹請上，待孩兒一拜。

趙寵：（同時）岳父請上，待小婿一拜。

李奇：只要拿住二賊，勝強拜爲父百倍啊！

趙寵：小婿已差人前去捉拿，諒二賊飛走不脫。

李奇：諒二賊飛走不脫？

衆：（同）飛走不脫。

李奇：如此，你們來拜，拜，拜呀！

衆：（同）請換衣巾。

〔李奇換衣〕

衆　：（同唱）喜只喜烏紗錦衣，
喜只喜骨肉相依。
慢說世間無公道，
只爭來早與來遲。

李　奇：兒啊！
（接唱）這纔是撥開雲霧重見天，
兒啊，看將起來有公道哇！

李保童：有公道。
李　奇：有是非呀！
趙　寵：有是非。
李　奇：啊？
趙　寵：啊？
李　奇：啊？
李保童
李桂枝：啊？

李　奇：（笑）啊，哈哈哈……喂喲！（撫腰）

趙　寵：看仔細呀！

衆　：（同唱）一家骨肉慶團圓。

李　奇：正是：人虧理不虧，

李保童：今朝辨是非，

趙　寵：不信抬頭看，

李桂枝：爹爹，紅日正光輝。

李　奇：好，好個紅日正光輝。啊？

衆　：（同）啊？

李　奇：（笑）哈哈哈……喂喲！

衆　：（同）看仔細呀！

李　奇：不妨，不妨。兒啊，隨我來呀！

衆　：（同）來了！

〔『尾聲』牌子，李桂枝攙李奇下〕

李保童：姐丈先行。

趙　寵：你我挽手而行。（笑）哈哈哈……

〔趙寵、李保童挽手下〕

——劇　終——

---

❶ 原劇李桂枝痛父遭難，悲愁情感表現不夠；梅先生近年演出，已從表演上彌補了這一缺點。此外，寫狀一場，趙寵當人之危，急人之難，因而閨中調笑的表演不應過於誇張。

鴻門宴

前記

『鴻門宴』寫二千多年前的一段歷史故事。

秦朝末年，義軍紛起。義軍名義上的領袖楚懷王向大家約定：先攻入函谷關者爲王。義軍中，楚軍項羽實力最爲強大，但他剛愎自用，驕傲強暴，不得人心；沛軍劉邦力量雖較弱，但能寬厚待人。後來，劉邦先攻入函谷關，直抵咸陽，活捉秦王子嬰，斬殺奸相趙高，與父老約法三章，盡除秦朝苛法；深得當時人民擁護。項羽率領諸侯來遲，他不顧懷王之約，仍想入關爲王。時劉邦兵不滿十萬，屯於灞上；項羽擁兵百萬，屯於鴻門，兩軍相隔咫尺。劉邦雖想自立爲王，但勢力不敵，處境甚危。

項羽聽范增的話，準備乘夜劫營，一舉撲滅劉邦。項伯（項羽的叔父）與沛軍謀士張良交誼甚厚，怕張良遭難，急奔沛營報信。張良向項伯指出項羽爲人不能成大事，並引他去見劉邦；劉邦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項伯爲媳，結爲姻好。

范增得悉項伯私出大營，知道事機不密，另向項羽獻計：趁次日在鴻門大宴諸侯慶賀亡秦時，數說劉邦之罪，以舉玉玦爲號，當場擊殺劉邦。

屆時，劉邦偕張良戰兢兢地來到鴻門赴宴，張良能言善辯，對項羽謙詞奉承。驕橫自滿的項羽

樂不可支；劉邦亦假意向項羽効忠，項羽信以爲眞；因此，不但對范增頻舉玉玦視若無覩，反而怪范增多事。范增無奈，去找項莊到席前來舞劍，再次企圖擊殺劉邦。項伯見狀也起來舞劍，暗中翼護劉邦。劉邦手下的猛將樊噲，排闥而入，慷慨陳詞，指出項羽不應聽信細人之言，傷了兩家和好。項羽至此，完全信任劉邦忠於自己，吩咐大開營門，任沛營兵將出入；最後，劉邦趁着項羽大醉，在樊噲保護下，安然脫離險境，返回壩上。

本劇是周信芳先生於一九二六年參考了『史記』、崑曲『千金記』中的『鴻門』、『撇斗』等齣，以及『西漢演義』等，編寫的演出本。這次整理時，曾把原本中一些瑣碎的場子加以集中和精簡；另外，也做了一些詞句上的潤色。整理工作是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西汀協助周信芳先生進行的。

鴻門宴

第一場

〔季布、丁公、項莊、鍾離昧同上〕

季　布：請了。

衆　　：請了。

季　布：奉了亞父之命，探得軍情，報與上將軍知道。

衆　　：請。——有請上將軍。

〔四子弟兵、三執戟郎官、韓信、范增、項羽同上〕

項　羽：（念）劉邦先把咸陽進，江山豈能屬他人！——何事？

季　布：臣等打聽沛公，到得咸陽，封閉宮門。

鍾離昧：臣等打聽沛公，封鎖宮中府庫，財物一概不取。

項　莊：臣打聽沛公，還軍壩上，不准軍士擾害百姓，約法三章，黎民歡悅。並且殺了趙高，放了子嬰，以結人心，特來報知。

范　增：哎呀！如此說來，劉邦的志氣不小哇。

項　羽：啞！

〔項伯上〕

項　伯：沛軍中有一曹無傷，要見將軍。

項　羽：傳他進來。

項　伯：曹無傷進見。

〔曹無傷上〕

項　伯：上將軍傳你，小心去見。

曹無傷：是。——參見上將軍。

項　羽：你在何人帳下爲將？到此何事？

曹無傷：我乃沛軍左司馬曹無傷，來見上將軍，有機密大事稟報。

項　羽：如此，講來。

曹無傷：耳目甚衆。

項　羽：皆是心腹之人，但講無妨。

曹無傷：啓稟上將軍：可恨劉邦，因人成事，不知感激將軍，反要關中爲王。前者把守函谷關，實是不讓諸侯進關；後因兵力微弱，故而聽張良之言，假說拒盜。臣雖是他的部下，實乃楚國之臣，見此不平之事，故而來稟知將軍。非有私仇。將軍若領兵掃滅劉邦，臣願作内應。

范　增：好好好，將軍先回壩上，上將軍隨後發兵。

曹無傷：得令。（下）

范　增：上將軍就該早滅劉邦才是。

項　羽：亞父，想曹無傷乃是沛公的左軍司馬，前來出首他主人，就爲不忠。莫非心懷私恨，豈可聽信。

范　增：將軍差矣，想劉邦在山東時節，貪財好色，人皆惡之；如今入關，財物不取，美色不愛，與民約法三章，安撫百姓，邀買人心，其志不小。明公若不及早攻打，養成後患，悔之晚矣！

項　羽：如此說來，速速發兵，攻打沛軍。

范　增：且慢。兵法云：『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沛軍兵有十萬，將有樊噲等五十餘員，況且先到關中，深得民心，帳下謀士張良等，却也不少，定有準備，不可妄動。

項　羽：哎咻！發兵也是你，不發兵也是你，到底怎麽樣啊！

范　增：臣有一計在此。

項　羽：什麽計，快講快講！

范　增：不如三更時分，率領人馬，分兩路殺往壩上，與他一個措手不及，管教劉邦全軍覆滅。

項　羽：此計甚好。——項莊聽令：吩咐諸將，三更時分，齊備兵馬，聽候號令。

項　莊：得令！

（項羽與衆同下，場上留項伯）

項　伯：且住！方纔曹無傷言道，我的故友張良，在劉邦駕下爲臣。倘若今晚出兵，攻破壩上，玉石俱焚，張良的性命，定然難保。我與他乃是性命之交，豈可不

救！這……（想）也罷！ 若差人前去報信，又恐洩漏機密，看來非我親走一遭不可。我就是這個主意。天色黃昏，不免壩上一行便了。待我偷出大營。

（上馬出營）

〔韓信上〕

韓　信：何人出營？

項　伯：是我。

韓　信：原來是老將軍。啊，老將軍往哪裏去？

項　伯：奉命探聽軍情。

韓　信：令箭呢？

項　伯：這……忘記帶了。

韓　信：無有令箭，不能出營。

項　伯：啊！項羽是我的姪兒，你小小的執戟郎官，敢來攔阻於我！

韓　信：末將不敢。老將軍請。

項　伯：諒你不敢。（欲去）

韓信：回來。

項伯：何事？

韓信：好了好了，沒有事，去罷。

項伯：嗯！（欲去）

韓信：項將軍，項將軍。

項伯：你敢戲耍我麽？

韓信：不是啊，你早點回來。

項伯：這還了得！（下）

韓信：我看項伯，慌慌張張，飛馬而去，定非探聽軍情，其中必有原故。待我稟報上將軍知道。——哎咴！項羽又不聽我的言語，我若去稟告，他又要說我受辱胯下，乞食漂母，反落一場無趣。還是不開口的好，嗯！還是不開口的好。（下）

第二場

劉　邦：（內唱二黃倒板）

我只說破咸陽功成名就，

（張良、劉邦同上）

劉　邦：（接唱迴龍）

楚項羽行霸道反加憂愁。

（接唱原板）

夜蒼茫同先生營前走走，

張　良：（接唱）望主公休煩悶且莫要躭憂。

劉　邦：呀！

（轉搖板）

見楚營燈火光如同白晝，

怕我軍兵將少難敵諸侯。

張　良：（接唱）這時間還得要耐心忍受，

等時機觀動靜再定良謀。

劉　邦：先生，你看楚營殺氣冲霄，倘若引兵前來，我營兵微將寡，怎能迎敵？
張　良：楚軍雖衆，未必便能克我，主公且莫躭憂。

〔曹參上〕

曹　參：啓主公：今有一人，口稱張良先生故友，要見先生。
張　良：此人怎樣打扮？
曹　參：軍官打扮。一人一騎，並無兵器。
張　良：定是項伯來了。主公，此人與臣，乃是患難之交。雖是項羽之叔父，怎奈言不聽從，常有去志。此番前來，定有緊要大事。少時臣命他來見主公，主公必須謙辭籠絡，以結其心。若得此人，大事可成也。
劉　邦：怎樣結其心？
張　良：主公，只須如此如此。（耳語）主公請退。
劉　邦：全仗先生。（下）
張　良：曹將軍，有請故友。
曹　參：有請！（下）

〔項伯上〕

項　伯：子房！

張　良：我當是哪個，原來是你呀。請進！

項　伯：子房，大事不好了！

張　良：何事驚慌？

項　伯：今有人報知項羽，說是沛公故意不放諸侯入關，封了府庫，釋放子嬰，約法三章；項羽聽信范增之言，今晚前來偷營劫寨，恐你性命難保，故而前來與你送信，你速速逃走。我去也！

張　良：沛公借我隨軍，今聞急而不顧，非義也。不如告之，請公少待。（下）

項　伯：不要告知沛公。哎呀……壞了！

〔張良上〕

張　良：沛公要見兄，訴說苦衷。

項　伯：我專爲子房而來，何必要見沛公。

張　良：見見何妨。

項　伯：不要見。我去也。

〔劉邦上〕

劉　邦：啊，項老將軍，不期大駕光臨，三生之幸。

項　伯：沛公，項伯有禮。

劉　邦：邦亦還禮。方才聽張良先生之言，不勝驚駭。我遣兵據關，實爲防盜，非爲拒楚；寶物子女，封鎖不動，子嬰不敢發放，專候魯公作主。如今魯公反聽小人之言，意欲攻我，豈不是寃屈死劉邦了！還望先生將此情稟知魯公，某得再造，皆公之賜也。

項　伯：原來如此。待我回去稟知魯公，各釋嫌疑便了。

劉　邦：備酒伺候。張良先生把盞。

項　伯：營中有事不敢久留，多謝美意，告辭了。

張　良：吃一杯何妨，有什麽來不及！請坐請坐。

〔曹參上擺酒，張良把盞〕

劉　邦：將軍請！（飲）請問將軍：家中還有何人？

項　伯：只有一子，隨賤內現在吳中。

劉　邦：賢嗣已婚配否？

張　良：尙未配婚，尙未配婚。

劉　邦：若是不棄，願將小女許配公子爲室，以報今日之德。

項　伯：且慢。兩家尙未釋嫌，我若與君結好，恐人議論，實是不敢奉命。

張　良：此言差矣。劉、項兩家奉懷王之命，共滅嬴秦，乃兄弟也。今咸陽已得，大事已定，結爲婚姻，正是相當，何必推辭。來來來，割袍爲定。（結袍襟，用劍分開傳給劉、項）

劉　邦：親翁呀！

（唱西皮搖板）

今日張良爲媒媾，

張　良：（接唱）敬賀兩家結鸞儔。

劉　邦：（接唱）親翁多飲幾杯酒，

項　伯：（接唱）還有大事難久留。

天色已晚，不敢停留。明日我姪項羽要在鴻門設宴，慶賀亡秦；沛公必須早到鴻門當面謝罪，以解此怨。所告之事，待某回去轉達魯公，諒魯公決不見罪。某告辭了。

劉　邦：曹參聽令：帶領二十騎，護送親翁出營。

曹　參：得令。

〔四沛兵上〕

劉　邦：（唱西皮搖板）

親翁計謀來教授，

明日鴻門會諸侯。

項　伯：（接唱）辭別沛公跨馬走。

〔劉邦欲帶馬，項攔，圓場，四沛兵、曹參下〕

劉　邦：恕不遠送了。（下）

張　良：項伯！

（接唱）一切事情仗你謀。

項　伯：知道了。（下）

〔張良下〕

第三場

〔『吹打』，吶喊。八子弟兵、三執戟郎、韓信、季布、鍾離眜、丁公、項莊、吳芮、臧荼、張耳、英布、魏豹、范增、董翳、司馬欣、章邯、項羽上〕

項　羽：（念）鴻門殺氣生，壩上一掃平。——人馬可齊？

衆　：人馬齊備。

丁　公：缺少老將軍項伯一人。

范　增：他往哪裏去了？

丁　公：有人報道：黃昏時候，一人一騎，向東而去。

范　增：如此說來，今晚之事，不成矣。——衆諸侯，且暫歸營，明日準備慶賀亡秦。

衆諸侯：得令。（同下）

項　羽：亞父，你一時調兵，一時教諸侯回營是何緣故啊？

范　增：項伯將軍此去，定然洩漏軍情，恐沛軍先有準備，若再出兵，反中其計。

項　羽：我叔父爲人忠正，豈有向外之理？

范　增：雖然項伯將軍不能向外，只是『事機不密則害成』，還是不動的爲是。

項　伯：（內）走！

〔項伯上〕

項　伯：參見將軍、亞父。

項　羽：叔父你往哪裏去了？

項　伯：我的故友張良，現在沛軍，故而祕密前去喚他相見，打探沛軍動靜，並問劉季入關眞情。那張良言道，劉季毫無別意，令人守關，實防秦盜，非敢拒楚；寶物子女，俱已封鎖，子嬰也不敢釋放，專候魯公作主。

項　羽：如此說來，沛公一無錯處！

項　伯：我想若非劉邦先入咸陽，我等入關，哪有如此容易。人有大功，反聽小人之言，欲加殺害，於理不合。

項　羽：亞父，這小人是誰？

范　增：莫非我是小人？

項　伯：我說的是曹無傷，焉敢說亞父。明日慶賀亡秦，劉季必來謝罪，望魯公款待，方不失兄弟之義也。

項　羽：叔父說的是。今若動兵，反被諸侯恥笑。

范　增：哼！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收買人心，其志實要圖謀天下，今不早除，恐生後患。項老將軍被張良巧言瞞過，未可全信，將軍思之。

項　伯：要殺劉邦，易如反掌，又何必夜半劫寨！妄用襲取之道，豈不被人恥笑？

項　羽：是啊！縱然要殺劉邦，也要光明正大。

范　增：如此，我有三計，可殺劉邦。

項　羽：哪三計？

范　增：丁公、鍾離昧把守鴻門，劉邦至此，放一君一臣進內。

丁　公：多一個呢？

范　增：斬！

丁　公
鍾離昧：得令！

范　增：項老將軍，明日張良必來，不准他開口。
項　伯：他若開口呢？
范　增：斬！——將軍，請聽臣三計：劉邦來時，先問三罪，不能回答，卽斬之，乃爲上計；季布、項莊帳中埋伏，看臣玉玦一舉，將軍號令伏兵殺之，乃爲中計；二計不成，以酒勸之，酒後失禮，然後殺之，此爲下計。
項　羽：嗯！我自有道理。——叔父命小校請沛公前來，同賀亡秦。
項　伯：得令！

〔衆同下〕

第四場

〔四侍衛、蕭何、酈食其⊖、陸賈、張良引劉邦上〕

劉　邦：（念）將寡兵微權退避，養精蓄銳等時機。
張　良：（念）一朝平地風雷起，便是飛騰得志時。
曹　參：啓主公：項羽有書信到來，主公請看。

劉　邦：不知又爲何事？

張　良：（念）范增定下鴻門計，想決雌雄宴飲時。

劉　邦：只怕未必。

張　良：一看便知。

劉　邦：待我一觀。（牌子，看書信）果然請我去赴鴻門宴。還是去的好哇，還是不去的好？

陸　賈：此會不是好會，還是不去爲上。

蕭　何：此番范增定有計謀，生死所繫，不可輕往，恐入陷穽，性命難保。

酈食其：我看項羽兵多，難以抗衡。不如修書一封，差一能言之士，將關中所有，盡歸項氏，別求一郡之地，整頓兵馬，再做道理。

張　良：你等所言，皆非良策。常言道：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鴻門會宴，慶賀亡秦，若是不去，項羽必然疑心，倘若興兵前來，主公危矣！

劉　邦：怎奈此去必中那范增之計，這便如何是好？

張　良：昔日伍子胥保定平王，去赴臨潼大會，天下無不敬仰；藺相如完璧歸趙，保定

趙王赴澠池大會，天下賢之。臣不才願保主公，赴鴻門大宴，使范増無以用其智，項羽無以逞其勇，管教他等不能加害，主公安然無事而歸，日後仍爲天下之主，豈不妙哉！

劉　邦：全仗先生妙策。

張　良：只是缺少一位保駕將軍。

蕭　何：樊噲可以去得。

張　良：樊噲好。

劉　邦：傳樊噲進帳。

蕭　何：主公有令：樊先鋒進帳。

樊　噲：（內）來也！

（上念）忽聞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臣樊噲參見主公、先生。

劉　邦：少禮。

樊　噲：主公有何將令？

劉　邦：先生有差。

樊　噲：先生有何差遣？

張　良：樊將軍聽令。

樊　噲：在。

張　良：我保主公去赴鴻門大宴，將軍可領三千人馬，裨將四員，在鴻門之外，聽候動靜，隨機應變。

樊　噲：喳喳喳，喳喳喳！先生要學藺相如，難道我樊噲就比不得廉頗！——吠，紀信、灌嬰、靳歙、夏侯嬰帶領三千人馬，保駕鴻門，隨我整兵前往。

〔四沛兵、紀信、灌嬰、靳歙、夏侯嬰同上，樊噲取籐牌、刀，上馬〕

張　良：安排妥善，請主公發駕。

劉　邦：（唱西皮搖板）

未曾起行先帶憂，

尊聲諸將聽從頭：

倘若此番命難有，

念在舊情報寃仇；

辭別諸君暫分手——

（四沛兵、四沛將、樊噲、張良同下）

劉　邦：（接唱搖板）

龍潭虎穴自把身投。（下）

蕭　何：（接唱）但願蒼天多保佑，

曹參陸賈酈食其：（同唱）主公平安早回頭。

（同下）

第五場

（項伯上）

項　伯：（念詩）項羽鷹揚六合成，　鴻門設宴賀亡秦。

筵前若聽范增計，　某救沛公出禁門。

項伯。今日鴻門會宴，慶賀亡秦，乃是亞父之計，欲害沛公。我觀我姪項羽，有勇無謀，生性殘暴，難成大事，不足與謀。昨夜見沛公，寬仁重厚，眞乃天

下之主，當設法救他方好。一言未盡，上將軍升帳也。

〔『發點』，韓信、三執戟郎引項羽上〕

項　羽：（唱『點絳唇』）

氣貫牛斗，鴻門奇謀，亡秦鹿，某已先收，霸業歸我手。（坐帳）

〔范增引項莊、丁公、鍾離眜、八子弟兵上，與衆耳語。八子弟兵引項莊下；丁公、鍾離眜坐門〕

范　增：（唱『點絳唇』）

楚沛爲仇，無分左右。鴻門酒，用俺奇謀，定把乾坤扭。（進帳）

參見上將軍。

項　羽：亞父少禮，請坐。

范　增：謝座。上將軍，夜來之計，不可忘了。

項　羽：啊，什麽計策？某倒忘懷了。

范　增：今日慶賀亡秦，命丁公、鍾離眜把守鴻門，只許沛公一君一臣進見。

項　羽：多來一個呢？

范　增：劍下誅之。
項　羽：哦，劍下誅之。好計。
范　增：還有一計。
項　羽：還有何計？
范　增：今日沛公必帶張良同來，此人能言善辯，必須禁止他開口。
項　羽：他若開口呢？
范　增：也是劍下誅之。
項　羽：哦！也是劍下誅之。好計，唔，好計！
范　增：老臣還有一計。
項　羽：又有何計？
范　增：少時席間，老臣把腰間玉玦一舉，就令人下手擊殺劉邦。
項　羽：哦，玉玦一舉，就令人下手擊殺劉邦。好計，好計。
范　增：老臣再有一計。
項　羽：噯，老亞父，你的計也太多了，教某哪裏記得許多。你且退下。

范　增：是。——暫辭將軍去，專等沛公來。（下）

項　羽：（念詩）烈烈旌旗拂紫烟，森森戈戟耀青天。

鴻門早定三條計，要殺劉邦酒筵間。

我自渡淮而來，且喜天下稍定，大勢皆歸我掌握。只因劉邦先入關中，不放我入關，今日鴻門設宴，亞父教某擊殺劉邦。

項　伯：上將軍，我想酒席上擒人，豈是大丈夫所爲！

項　羽：着哇！筵前殺人，非大丈夫所爲。叔父，且待劉邦到來，看他怎生見某。

項　伯：言得極是。

（四侍衛、四沛兵、夏侯嬰、靳歙、灌嬰、紀信、樊噲、張良引劉邦上）

劉　邦：（念）離了壩上地，

樊　噲：（念）來此是鴻門。——呔！沛公來也，速速通報。

鍾離昧：沛公到了，裏面可有人接待？

丁　公：且慢！上將軍有命，只許你一君一臣進內，多帶一人者斬。

樊　噲：啊！

張　良：哦哦哦。樊噲不必爭論，我和主公兩人入內；你等在外面伺候，不可遠離。

樊　噲：你必須多加小心。

張　良：不妨事。將軍也要小心了。

樊　噲：某知道了。

〔樊噲與衆兵將同下〕

張　良：主公請。

〔劉邦進門，張良欲進，丁公、鍾離昧一擋，張良轉身，昂然大步進門。丁公，鍾離昧喑下〕

項　伯：（出帳）沛公來了。

劉　邦：來了。此番全仗將軍周全。

項　伯：那個自然。范增他定要殺你。

〔劉邦驚慌〕

項　伯：諸事小心答話。

劉　邦：是是是。

張　良：主公暫候，容臣先去見他。

劉　邦：小心了。（下）

項　伯：范增知道你來。

張　良：知道我來！

項　伯：范增定下一計，不准你開口講話，若是開口，便要殺你。

張　良：不妨，我自有道理。

項　伯：小心了。

張　良：（尋思）待我進去。（兩邊看）呀！槍刀密密，戈戟森森，好威風也！——進書人告進。（進帳）進書人告進。（跪下）

項　羽：啊，堦下俯伏者何人？

項　伯：我來看看。——上將軍，是上書的。

項　羽：你上的什麽書？你上的什麽書？啊！難道你不會說話麽？

項　伯：你爲何不開口？（張良與項伯耳語）哦哦哦，啓將軍，進書人不敢開口，恐將軍劍下誅之。

項　羽：哎，上書的有什麼罪啊！恕他無罪就是。只管開口講話。

項　伯：上將軍恕你無罪，開口講話。

張　良：謝上將軍。

項　羽：你是哪個的臣子？

張　良：臣乃韓國臣子，沛公借士張良。

項　羽：啊！你是張良？嘟！不許開口，拿去砍了！

項　伯：將軍赦過在前，有道是君無戲言。

項　羽：哦，赦過在前，君無戲言。

項　伯：正是。

項　羽：老亞父，你第一條計有些不妙哇！——張良，你主人呢？

張　良：現在帳外，無有將軍將令，不敢擅入。

項　羽：如此傳令，只許你一君一臣進見。

張　良：祇有我一君一臣，並無有第三人進內。

項　羽：哎呀！亞父，你第二計又不靈了。——張良，你主公有三罪，可知道否？

張　良：不知哪三罪，請魯公明言。

項　羽：你主公把守函谷關，不放諸侯進關，其罪一也；緊封府庫，牢閉宮門，其罪二也；子嬰來降不殺，輕輕放過，其罪三也。還言不知，你好欺心！

張　良：啓上將軍：我家主公沒有三罪，反有五德於將軍。

項　羽：呵呵！怪不得有人說你能言善辯，果然會說話。

項　伯：上將軍，只要他講得有理。

項　羽：也罷，你將五德講來，講得是便罷；講得不是，劍下誅之。

張　良：臣想函谷關，乃秦地咽喉，令人把守，隄防盜寇，替魯公保境安民；德之一也。

項　羽：分明不放某入關，是罪；怎麽是德？

項　伯：是德。

項　羽：是德？

項　伯：是德。

項　羽：好，叔父說是德，就是德。——往下講。

張　良：禁封府庫，牢閉宮門，等魯公來獻；德之二也。

項　伯：是德。

項　羽：哦，也是德。——往下講！

張　良：替魯公約法三章，廢去秦國苛法，是揚魯公除暴之意；德之三也。

項　伯：又是德。

項　羽：是德。——講！

張　良：使百姓知道沛軍尙且如此，上將軍一定還要大量，這都是揚魯公的美名；德之四也。

項　羽：揚誰的美名？

張　良：揚魯公的美名。

項　羽：揚某的美名。（大笑）跪上些講。

張　良：（向前跪）子嬰降而放歸者，是候魯公和諸侯來到，同決其罪，以表我主公不敢僭越之意；德之五也。

項　羽：不用說，又是個德。（笑）起過了。

張　良：謝上將軍！（起立）魯公休聽細人之言，而傷兄弟之義。

項　羽：哪裏是細人，就是你主公帳下司馬曹無傷來講，某才相信。

張　良：原來是曹無傷搬弄是非！那曹無傷原在秦邦爲臣。我主公攻泗水的時節，那曹無傷殺却主將司馬壯，獻城來降。我主公用他爲左司馬，因他解糧誤期，責他四十軍棍。他今見我主入關，他又要掌管函谷關印信。我主公見他心地不端，貪財好酒，故而不與他掌管函谷關。誰知他爲這兩件事情，懷恨主公，故而來在魯公面前搬弄是非，眞個是不忠不義之人，望魯公不要信他。

項　羽：哪個信他！快教你家主公，將他斬了，教那不忠不義之輩看看。——叔父，你看我說的是與不是？

項　伯：是是是。

項　羽：既然說明，快請沛公相見。（離座）

項　伯：有請沛公相見。

〔『吹打』，劉邦上，進帳〕

劉　邦：啊，魯公。魯公在上，臣劉邦參拜。（跪拜）

項　羽：沛公少禮。

劉　邦：前番諸將誤會其事，這裏賠罪。

項　羽：豈敢。皆因曹無傷前來，搬弄是非，今日若非張良言明，幾乎錯怪了你。

劉　邦：是是。

〔項羽、劉邦同坐〕

項　羽：來，有請亞父。

項　伯：請亞父。

〔范增上〕

范　增：（念）日照轅門揮劍戟，夜觀虎帳坐談兵。（進帳）上將軍。

項　羽：亞父，沛公在此。

范　增：啊，沛公。

劉　邦：亞父，久違了。邦大禮參拜。（跪拜）

范　增：不敢不敢，折死范增了。

項　羽：亞父，你看沛公笑容可掬，太謙恭了。

范　增：笑裏藏刀！

項　羽：有什麽笑裏藏刀，亞父，太嘮叨了。

范　增：哈哈，我倒嘮叨。——上將軍，笑面老虎，你要防備些。

項　羽：笑面虎，哼！眞老虎我也不怕。——張良見過亞父。

張　良：老亞父，張良有禮。

范　增：子房，你主公有三罪哇。

項　羽：他言道沒有三罪，反有五德。

范　增：啊，哪個講的？

項　羽：張良講的。

范　增：禁止他開口。

項　羽：老亞父，你不講道理。

范　增：啊，我倒不講道理？

項　羽：他生了一張嘴，不容他說話，難道敎他做啞吧不成？豈有此理！

范　增：啊！我倒豈有此理！

項　羽：張良你與亞父講個明白，免得他在我面前絮絮叨叨。

范　增：好，我倒絮絮叨叨。——子房我問你主公把守函谷關，不容諸侯入關，這是個罪！

張　良：這是個德。

范　增：是個罪。

張　良：我也不敢爭論，請問魯公是罪是德。

范　增：好，問上將軍。（舉玉玦示羽）將軍是罪是德？

項　羽：你們都來問我，我要做明公。

張　良：魯公是明公。

項　伯：上將軍是明公。

劉　邦：自然是明公。天下英雄，誰能比得？

項　羽：哈哈哈！亞父，張良說的是。

范　增：啊！范增說的不是哇？

項　羽：你的，欠通。

范　增：我倒欠通！——子房，子嬰來降不殺，是罪是德？

張　良：是德。

范　增：是罪。

張　良：還請魯公說。

范　增：上將軍這……

項　羽：看起來還是張良說的是。

范　增：我又欠通！

項　羽：你呀，勉強。

范　增：好好，勉強！——子房，你主公封禁府庫，牢閉宮門，這是罪。這是沒有說的了。

張　良：我主公所爲，魯公盡知，老亞父你又何苦與我主公爲難！

劉　邦：子房無禮。亞父，劉邦賠禮了。

〔劉邦欲跪，項羽扶起〕

項　羽：沛兄少禮。哎呀！過去之事，某今一概不究。誰敢多言！

范　增：哈哈，完了！眞正氣死我也！

項　伯：午時已到，快請上宴。

項　羽：老亞父，你還生什麼氣？諸事已然講明白，也就罷了。不必生氣，來來來，相禮定席。

〔范增氣極，故作不聞〕

劉　邦：亞父，不要爲了劉邦，失了和氣，這都是劉邦不是，這廂有禮了。（施禮）

范　增：不敢不敢！啊，魯公，首座應當請沛公坐。

項　羽：如此沛公請。

張　良：且慢，魯公滅秦爲上將軍，乃諸侯之首領。今日之宴，乃慶賀亡秦，理應魯公坐在正位。

劉　邦：有理，魯公請上坐。

項　羽：如此某有僭了。

范　增：且慢！自古道主當敬客，還是請沛公坐。

項　羽：好個主當敬客，沛兄上坐。

劉　邦：劉邦不敢正坐。

張　良：論功上將軍是第一，論位魯公是盟主，不久就有帝王之分，魯公不坐，哪個敢坐！

范　增：張良你好阿諛！

張　良：我是實言，怎說阿諛。

項　羽：亞父，張良道我有帝王之分，故而讓我上坐；你不教我上坐，難道看我不能爲帝王不成！沛公既不肯坐，你又不容我坐，難道鴻門宴上，空着這正座不成？——張良看酒，來，讓老亞父上坐。

范　增：老臣怎敢！

項　羽：嗯，諒你也不敢。——劉季兄我有僭了！

（唱西皮倒板）

慶賀亡秦且飲酒。

〔劉、項入座，范增舉玦，項莊、季布引四子弟兵上〕

范　增：將軍……

項　羽：我自有主意。——兩廂退下。

項莊
季布：唉！
范增

〔四子弟兵、項莊、季布下〕

范增：罷了哇，罷了！

劉邦：亞父又與哪個生氣？

項羽：不要睬他。請酒！

（接唱原板）

秦失其鹿我先收。
建立大業如垂手，
蓋世勇力拔山垢，
掃平中原免爭鬥，
全仗沛公共計謀。

劉邦：（接唱）多謝魯公恩寬厚。
辨明是非解根由。
不加罪責還賜酒，

大恩大德怎報酬。

范　增：上將軍，看沛公飲了半日，全無酒意，取巨觥來請沛公飲三巨觥，上將軍陪他七小杯，湊一個十全十美。

項　羽：老亞父講了半天話，只這一句中聽。

范　增：啊！老臣的話，還有一句中聽麽！

項　羽：只此一句，叔父取巨觥送與沛公。

項　伯：是。

張　良：張良啓稟魯公：魯公乃滄海之量，我家主公焉能及得！還是魯公飲三巨觥，我家主公飲七小杯奉陪，也是十全十美。

范　增：聞得沛公在山東時，不分晝夜而飲，怎說量小！上將軍，張良矇哄於你。

張　良：張良怎敢。我主公在山東時，其實能飲；進關以來，爲了替魯公辦事，連酒都戒了。

范　增：既然言明，開了酒戒何妨。

張　良：開了沒有警心，恐怕失禮。

項　羽：好個警心！好個怕失禮！
范　增：上將軍，賓主盡歡，乃是待客之禮。
項　羽：亞父，他不願飲酒，你何必相強，譬如你不會飲酒，也教你飲不成！
范　增：爲臣天性不會飲酒。
項　羽：却又來！張良，你道某有滄海之量，我就飲個……
〔范增舉玦示羽〕
范　增：上將軍！
項　羽：你不要舉了，你的計都不靈了。——看酒來！看酒來！
〔張良敬酒〕
范　增：哎呀完了！
（唱西皮散板）
三計不成難下手……
有了。
（接唱）去尋項莊殺敵仇。（下）

張　良：哎呀！
（接唱）范增毒計不斷有，
不殺主公他不甘休。
急急忙忙出營走——
〔張良圓場。丁公、鍾離昧上〕
丁公 鍾離昧：往哪裏去？
張　良：去取秦國玉璽。
丁　公：啓過魯公再去。
〔項伯隨出〕
項　伯：不必攔阻於他。張良速去速回。
丁公 鍾離昧：哦哦，去罷。
〔丁公、鍾離昧暗下〕
張　良：（接唱）
尋樊噲到席前保主無憂。（下）

項　莊：（上唱散板）
殺氣騰騰鋒芒吼。
（唱歌）我有一寶劍，
出自崑崙西，
照人如照鏡，
削鐵如削泥。
（范增上，偷聽笑）
范　增：（接唱散板）
且與項莊說根由。
我正要尋你。
項　莊：尋我可是擊殺劉邦？
范　增：正是。你兄長不聽我言，三計不成，今日不殺劉邦，日後汝項氏死無葬身之地也。正是：速擊劉邦喪殘生。（入座）
項　莊：難逃項莊三尺劍。——上將軍，項莊啓事。

項　羽：何事？

項　莊：筵前無以爲樂，豈非慢客！請以劍舞助興。

范　增：好好，速速舞來。

項　伯：且慢，『單絲不成綫，舞雙不舞單』。

項　莊：舞單不舞雙。

項　羽：好，對舞上來。

范　增：嘿嘿，又完了！

（項伯、項莊同舞劍，項莊欲刺劉邦，項伯暗加護衞）

項伯
項莊：（同唱『僥僥令』）

太阿初出匣，
陣陣寶光寒。
殺氣騰騰冲牛斗，
嚇得沛公不自由。

（張良上，丁公、鍾離昧隨上）

丁公
鍾離昧：玉璽呢？

張　良：（指樊噲）喏喏喏。（進帳）

〔樊噲上，丁公、鍾離昧擋噲，噲推二人倒地，進門，進帳挑開項伯、項莊劍〕

丁公
鍾離昧：（進帳）此人擅闖鴻門。（暗下）

項　羽：啊，汝來何爲？（拔劍）

樊　噲：臣乃沛公駕下驂乘，名叫樊噲。今日隨我主公前來赴宴；諸將皆有犒賞，唯臣獨無，特來討賞。

項　羽：哦！（收劍）好個壯士，速賜他斗酒生彘，就在此處飲食。

范　增：縱然無有犒賞，也不該擅闖鴻門。

樊　噲：亞父，你可知飢寒難當？（挺身向前）

范　增：哦哦……。（驚，坐下）

項　羽：壯哉樊噲，吾甚愛他；亞父休要怪他。壯士請用酒食。

樊　噲：將軍所賜，臣不敢辭。生彘拔劍切而啖之。（用劍切開吃）斗酒一飲而乾。（飲酒）

項　羽：好，你可能再飲？

樊　噲：臣還能飲得。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項　羽：汝爲誰死？

樊　噲：將軍聽了：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懷王與諸侯約會，先入咸陽者爲王：今我主公先破咸陽，秋毫無所取，回軍壩上，待等將軍，如此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反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乃亡秦之續，竊爲將軍不取。今日鴻門宴上，本是慶賀亡秦，二家重敍兄弟之好，不該又聽匹夫奸計！……

項　羽：亞父，他罵的是你罷？

范　增：哼！

樊　噲：命人舞劍，意在沛公。臣故不避誅戮，擅闖鴻門，一則爲飢渴而來，二則與沛公伸此寃抑，正所謂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項　羽：好！眞乃壯士也！項伯、項莊休舞，看酒與樊壯士壓驚。

樊　噲：謝上將軍！（樊噲飲酒）

范　增：如今犒勞已畢，攆他出去。

樊　噲：啊！老亞父，今日慶賀亡秦，諸侯將士同樂，難道這鴻門宴上，有你坐處，就沒有我的站處麽？我主公在此，我偏要站在此處！

范　增：今日又不斷殺，要你這帶甲將軍何用！——將軍，攆他出去。

張　良：啓將軍：樊噲是沛公臣子，就是魯公臣子一般。何苦要攆他出去，況且樊噲也能巡酒。

范　增：我這裏巡酒者多，用他不着，攆了出去。

樊　噲：啊！

項　羽：老亞父，你忒多心了。沛公如此英雄，倘居吾下，何懼他一勇之夫。——項伯，吩咐大開鴻門，任憑沛將出入。

范　增：哈哈，完了啊，完了！（下）

項　羽：他走了，好！——沛公，我和你盡醉。大杯來。（飲醉）攙我來。正是：亞父之計我不聽，倒看沛公有何能！

〔項伯、項莊、三執戟郎，韓信扶項羽下。丁公、鍾離昧暗上〕

張　良：看他酒醉，主公速回壩上去罷。

劉　邦：先生你呢？

張　良：臣自有道理，快快去罷。（同出帳）

丁　公
鍾離昧：（上前阻擋）哪裏去？

項　伯：諸侯不勝酒力，上將軍有令，請各歸營。（下）

鍾離昧
丁　公：啊！（下）

〔四沛兵、灌嬰、紀信、靳歙、夏侯嬰同上，引樊噲、劉邦同下〕

〔韓信上〕

韓　信：（唱歌）飢熊下山，

揭石見蟻，

吞之入喉，

不妨咳嗽而出。

危乎哉，危乎哉！

哈哈哈……

張　良：（驚）壯士何故發笑？

韓　信：（念）范增枉費心，張良能識主，
今日脫鴻門，他年鎭寰宇。
哈哈哈，再會，再會。（下）

張　良：哎呀，聽他之言，眞乃智士也。不知他的名姓，待我慢慢訪問。唉！今日若用范增之言，我君臣性命休矣！
（唱『尾聲』）
踹碎玉籠飛鳳友，
頓開金鎖蛟龍走。
空使計謀事不偶。
險哪。（下）

——劇　終——

㊀ 周信芳先生的原演出本全部共二十八場，這裏選取了「鴻門」一節；本劇的第一場至第五場，即全部中的第十五場至第十九場。

㊁ 讀如：麗以基。

盗御馬

前記

清初，綠林好漢竇爾墩在河間時，因鏢客黃三太獻媚於官府，與綠林作對；竇心中不服，與他在李家店比武，被黃三太暗器所傷，就一怒到連環套上做了寨主。後來，竇爾墩聽得太尉梁九公口外行圍，攜有清帝所賜御馬，想起黃三太曾在清帝面前誇口：朝中若失一草一木，唯他是問。竇乃奮勇下山，暗進御營，將御馬盜回，復仇示警。

這個劇本是由郝壽臣先生與本院編輯處陶君起共同整理的。

盜御馬

第一場

〔彭朋、巴永泰、于成龍、索奈上〕

彭　朋：調和鼎鼐位三公，

巴永泰：每日朝房伴九重；

于成龍：文官武將朝金闕，

索　奈：忠心赤膽保朝廷。

彭　朋：老夫兵部尙書彭朋。

巴永泰：本爵平西侯巴永泰。

于成龍：下官戶部侍郞于成龍。

索　奈：下官大理寺正卿索奈。

彭　朋：列位大人請了。

巴　等：請了。

彭　朋：今有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恩賜御馬，金鞍玉轡。命我挑選八旗滿、蒙、漢軍兵，現已調齊。千歲校場點兵，你我兩廂伺候。

巴　等：請。

〔四兵士、四校尉、四上駟院、四太監、梁九公上〕

梁九公：（念引）龍樓鳳閣任往來，聽笙歌、江山永泰。

彭朋等：參見千歲。

梁九公：列位大人少禮。

彭朋等：謝千歲。

梁九公：（念詩）身入宮院數十秋，天子駕前咱爲頭；正是四海昇平日，萬國來朝五鳳樓。

咱家梁九公。自幼淨身，進宮陪王伴駕，蒙主子的恩典，封咱家太尉之職，總管宮內全部的事宜，甚是得寵。如今干戈寧靜，海晏河清，五穀豐登，民安國

泰，乃是太平的盛世。咱家代替我主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全副的鑾駕，又賜咱家穿朝御馬，外有金鞍玉轡，名爲追風千里駒。這個彭大人。

彭　朋：千歲。

梁九公：命你挑選八旗滿、蒙、漢的兵丁，可曾挑齊？

彭　朋：俱已齊備。

梁九公：哈哈哈！你乃文職官員，辦理這兵部的事務，倒也不差。

彭　朋：千歲誇獎了。

梁九公：上駟院的官兒。

上駟院：在。

梁九公：咱家的御馬可曾備好？

上駟院：御馬備好，候千歲旨下。

梁九公：這個彭大人，傳下旨意：文武百官免送，人馬打從德勝門而出，就此兵發熱河。

彭　朋：下面聽者：千歲有旨，文武百官免送，人馬打從德勝門而出，就此兵發口外！

衆　：啊！

〔『醉太平』。衆上馬，同下〕

第二場

〔『普天樂』。四兵士、四校尉、四上駟院、四太監、索奈、于成龍、巴永泰、彭朋、梁九公上，同下馬〕

衆　：來到熱河。

梁九公：撤下圍場啊。

彭　朋：撤下圍場。

〔『朝天子』。衆兵士、校尉、上駟院下〕

梁九公：吩咐各旗兵丁，捕獵上來。

〔衆兵士、校尉、上駟院上〕

衆　：打來飛禽走獸，堆積如山。千歲請看。

梁九公：看各旗的兵丁打來飛禽走獸，堆積如山，眞乃我主洪福齊天！——衆位大

人，你我就此謝恩，望空祝賀。

〔『普天樂合頭』。同拜〕

梁九公：彭大人。

彭　朋：千歲。

梁九公：傳下旨意：就在此地紮下御營，犒賞三軍，賞賜羊羔美酒。歇兵三日，仍舊捕獵。

彭　朋：遵命。

梁九公：上駟院的官兒。

上駟院：在。

梁九公：好好看守咱家的御馬。順轎回營。

〔四太監、四校尉、索奈、于成龍、巴永泰、梁九公同下〕

彭　朋：上駟院，想這口外沙漠之地，非比京城，千歲御馬，必須要小心看守。

上駟院：是。

彭　朋：齊回營寨。

〔同下〕

第三場

探　子：（內）馬來！

（上念）人行千里路，馬過萬重山。

俺，連環套小頭目是也。奉了寨主之命，下山打探。今有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御馬，名爲追風千里駒。不免報與寨主知道，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四場

〔賀天龍、賀天虎、賀天彪、賀天豹上〕

賀天龍：弟兄聚義在山崗，

賀天虎：愛習棍棒與刀槍；

賀天彪：結交綠林英雄漢，

賀天豹：五湖四海把名揚。
賀天龍：俺，賀天龍。
賀天虎：賀天虎。
賀天彪：賀天彪。
賀天豹：賀天豹。
賀天龍：衆位賢弟請了。
衆　　：請了。
賀天龍：寨主排山，你我兩廂伺候！

〔『發點』，八嘍兵、竇爾墩上〕

竇爾墩：（唱『點絳唇』）

虎臂熊腰，性情高傲；連環套，自逞英豪，揚名江湖道。

衆　　：參見寨主。
竇爾墩：少禮落座。
衆　　：謝座。

竇爾墩：（念詩）鐵面雄心膽包天，英雄四海美名傳；
只爲比武結仇恨，數載寃仇掛心間。
某，姓竇名爾墩，人稱鐵羅漢。想俺自棄河間，來在連環套，多蒙衆位賢弟，
協力扶助，立俺爲尊；如今山寨威名遠震，全仗衆位賢弟之力也。
賀天龍：仰仗寨主的威名，我等何功之有。
竇爾墩：也曾命小頭目下山打探，未見回報。
探　子：（內）報！
（上）探子告進。——寨主在上，探子參。
竇爾墩：罷了，起來。
探　子：謝寨主。
竇爾墩：命你下山，探來何事？速報我知。
探　子：寨主容稟。
竇爾墩：起來講。
探　子：小人奉命去打探，不分晝夜奔京都；逢州府縣掛榜文，一路之上墊黃土。

竇爾墩：啊！埝黃土作甚？

探　子：今有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御馬，名爲追風千里駒。一路之上，好不威嚴也！

〔『急三槍』〕

竇爾墩：賞你羊羔美酒，下面去飲。

探　子：謝寨主。（下）

竇爾墩：（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竇某的寃仇今要報了！

衆　：（同）寨主何出此言？

竇爾墩：坐下講來。

衆　：寨主請講。

竇爾墩：衆位賢弟，你道竇某因何來在連環套？

衆　：我等不知。

竇爾墩：只爲綠林之中，有一家仇人與俺竇某作對。

衆　：但不知寨主仇人是哪一家？

竇爾墩：就是那浙江紹興府飛鏢黃三太。
衆　：敢是那鏢客黃？
竇爾墩：就是那老匹夫！
衆　：怎樣與寨主結下寃仇？
竇爾墩：只因三河知縣彭朋，罷職去官，那三太老兒命計全指鏢借銀，竇某不允，將計全羞辱一場，爲了此事，我與三太在李家店比武結仇，至今寃仇未報。想那三太當年也曾見過聖上，誇下海口：日後朝中若失寶物，有他一面承當。適才小頭目報道：太尉梁千歲奉旨口外行圍射獵，聖上恩賜御馬，名爲追風千里駒。待俺竇某下得山去，施展本領，入了御營，將御馬盜回山寨，留下書信，就說三太知其情由；竇某比武的寃仇，豈不得報了！
衆　：想那御營之中，兵似兵山，將似將海，寨主此去，只恐畫虎不成反類犬。
竇爾墩：唆——呀！大丈夫有仇不報，枉在世間爲人。去心已定，不必攔阻，就此走走。
衆　：且慢，備得有酒，與寨主餞行。

竇爾墩：有勞了！

（唱西皮倒板）

將酒筵擺至在分金廳上，

衆　：（同）請！

竇爾墩：乾！

（接唱原板）

我且同衆賢弟敍一敍衷腸。
竇爾墩在綠林誰不尊仰，
河間府爲寨主名震四方。
唯有那黃三太自誇志量，
指金鏢借銀兩欺壓豪強。
李家店我二人比武較量，
他不勝俺虎頭鈎暗起不良。
他那裏發甩頭傷我的左膀，（轉快板）

也是某心大意就未曾隄防。
因此上棄河間天涯闖蕩。
來至在這連環套，多蒙衆位賢弟協力扶助佔領山崗。
大丈夫仇不報枉在世上，
恐怕那天下人恥笑一場。
飲罷了杯中酒換衣前往——
溶墨伺候。
（寫信、換衣帽）
（接唱散板）
這封書就是他追命無常。
衆　：送寨主。
竇爾墩：（接唱）衆賢弟且免送在這山崗盼望，
跳龍潭入虎穴去走一場。（下）
賀天龍：寨主此去，定然成功；你我小心把守山寨。

衆：請。

（同下）

第五場

（賽爾墩上）

賽爾墩：（唱二黃散板）

喬裝改扮下山崗，
只見山窪紮營房；
躡足潛踪朝前闖，
施展本領入營房。（下）

第六場

（四上駟院牽馬上）

上駟院甲：列位請了。

衆　：請了。

上駟院甲：奉了大人之命，看守御馬。御馬圈去者。

（衆同下）

第七場

（賽爾墩上）

賽爾墩：（唱二黃散板）

來到了御營中四下觀望——

啊？

却不見御馬圈今在哪廂？（梆聲）

呀！

耳邊廂又聽得梆兒響亮。

（更夫甲、乙上。賽爾墩躲在後面暗聽）

更夫甲：少年當兵勇，

更夫乙：老來兩耳聾。
更夫甲：夥計請了。
更夫乙：怎麽剛出來就摔啦？
更夫甲：跟着我上御馬圈。
更夫乙：哪兒吃大碗麵啦？
更夫甲：跟着我走。
更夫乙：哦，後頭有條狗？
更夫甲：我說你眞聾嗎？我的怯爹！
更夫乙：啊！
更夫甲：這你怎麽聽見了？
更夫乙：別招說啦！

〔同下〕

竇爾墩：（一望）此乃是天——助俺成功也！

（接唱散板）

要成功跟隨他，我藏躲在一旁。（下）

第八場

（四上駟院牽馬上，四兵士上）

上駟院甲：將御馬交付爾等，多加小心！

（四上駟院下）

兵士甲：你們兩個前夜，我們兩個後夜。

兵士丙丁：是嘍。（接馬）

（兵士甲、乙下，更夫甲、乙上，竇爾墩暗隨上）

更夫甲：夥計留神，這可是御馬圈。

更夫乙：我知道啦。（更夫甲、乙同下）

竇爾墩：妙哇！

（唱二黃散板）

梁千歲紮御營誰敢亂闖，

雖然是有本領我也要隄防。
取出了薰香與他們點上——
〔點薰香，二兵士倒地〕
（接唱）衆兵丁睡矇矓又待何妨！
〔下，拉馬再上〕
竇爾墩：吁，吁——
（接唱）龍駒馬不住的連聲叫嚷。
〔更夫甲、乙上〕
更夫甲乙：拿奸細！
竇爾墩：（殺二更夫）嘿嘿！
（接唱）膽大的小更夫擅敢逞強！
你二人雖在這刀下身喪，
〔取出信來，看〕
（接唱）自有那黃三太他與你們抵償。

〔扔信，下〕

〔兵士甲、乙上，被更夫屍絆倒〕

兵士甲乙：哎喲！何人將更夫殺死！——這有書信一封，想是御馬有失！（看兵士丙、丁）他們也都被薰過去了！

〔用水將兵士丙、丁噴醒〕

兵士甲：御馬失落，報與上司知道。——有請老爺。

〔四上駟院上〕

上駟院：何事？

兵士甲：今有大膽賊人，夜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御馬，臨行還留下書信一封，老爺請看。

上駟院：有這等事！你我一同報與大人知道。——有請彭大人。

〔彭朋上〕

彭　朋：來在口外地，晝夜費心機。——何事？

上駟院：今有大膽賊人，夜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御馬，臨行留有書信一封，大人請

看。

彭　朋：待我看來。——此事重大，必須報與千歲知道。來，打道御營——有請千歲。

〔四校尉、巴永泰、梁九公上〕

梁九公：替主口外行圍獵，咱家可算第一人。

彭　朋：參見千歲。

梁九公：這個彭大人，夜靜更深，來到御營，有甚麼軍情議論嗎？

彭　朋：啓稟千歲：今有大膽賊人夜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御馬，臨行之時，留下書信一封，千歲請看。

梁九公：啊！怎麼着！今有大膽賊人擅入御營，殺死更夫，盜去咱家的御馬，臨行之時，還留下書信一封嗎？

彭　朋：正是。

梁九公：哈哈哈！孩兒呀，孩兒呀，你這個膽子可眞眞的不小哇！——巴永泰！

巴永泰：在。

梁九公：掌燈，待咱家觀看。（看信）『如今若問盜馬人，飛鏢三太盡知情。』（尋思）

三太這個老兒早故去啦！ 哦呵有啦！ 現有他子黃天霸跟隨施世綸鎮守海下，乃是漕標副將；莫非天霸與綠林之中，還有甚麼來往嗎？——嗯！ 咱家我自有道理——巴永泰！

巴永泰：在。

梁九公：啓開文房。（『急三槍』，寫旨）巴永泰聽旨！

巴永泰：在。

梁九公：拿咱家的聖旨連日連夜去到海下，調副將黃天霸，命他去至口外，捉拿盜馬之人，有了盜馬之人，將功折罪；若是無有咱家的御馬呀！ 彭朋！

彭　朋：千歲。

梁九公：當初你與三太交好甚厚，若是無有咱家的御馬，連你帶施世綸、天霸等一齊聽參！——巴永泰，你接旨吧！（下）

巴永泰：（接旨）帶馬！

〔四校尉、巴永泰下〕

彭　朋：（向上駟院）嘟！ 你等自不小心，竟將御馬失落！ 記打，記責；每人罰你們一

個月的錢糧！（下）

上駟院甲：（向兵士）嘟！你等自不小心，竟將御馬失落！記打，記責，每人罰你們三個月的錢糧！（下）

四兵士：（嘆氣）嘿！

〔同下〕

第九場

〔竇爾墩拉馬上〕

竇爾墩：吁——

（唱二黃散板）

御馬到手喜洋洋，
金鞍玉轡黃絲繮，
兩旁鑲配赤金鐙，
項下提胸對對成雙。

認鐙攀鞍把馬上——

揚揚得意回轉了山崗。（趟馬）

嘚！馬來！（下）

——劇終——